

●/迎接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二十周年·著述访谈

《黄道婆评传》：

寻找历史上真实的黄道婆

■ 本报记者 梁 昆

新春伊始，为庆祝海南建省二十周年的献礼之作海南历史文化大系丛书即将与读者见面，日前记者采访了《黄道婆评传》一书的作者之一——琼海市政协副主席羊中兴。

羊中兴说，他在读小学时就已经知道黄道婆的名字及其简单的事了，后来慢慢产生兴趣，对黄道婆逐渐进行深入的研究。“近些年，黄道婆作为元代著名的棉纺织革新家和世界级科学家，自然也备受文艺界青睐，相应的作品出了不少。”羊中兴说。

然而，“我总觉得有许多不能理解和疑惑的地方。比如书本上载明黄道婆是上海人，而纺织技术却主要是从海南带回去的。当时海南的纺织技术就真的那么先进么？如果真是这样，那黄道婆会不会就是海南人，然后才辗转转到上海去传授技术呢？既然都说黄道婆在海南生活了30多年，海

南本地为何不对此加大研究力度，发出更多的传统艺术产品？为什么迄今为止，没有看到一本较为全面系统地介绍和记述黄道婆事迹的书籍？”

在查阅相关资料中羊中兴感觉到，现有的反映黄道婆题材的文艺作品，形象各异，看后让人很难弄清楚黄道婆的历史真面目，种种疑问让他产生了研究黄道婆的浓厚兴趣，他便开始留心收集有关黄道婆生平的资料和专题艺术作品，还浏览了不少网站网页。可是，这么一来却令他大吃一惊！因为历史上对黄道婆的记述真是少得可怜。

既然如此，为什么又会有我们现在所读到的一些故事传说在流传呢？为什么所有的教科书上都把她的事迹陈述得那么明确而具体呢？从海南方面能否发掘出更有价值的遗产来？基于此，羊中兴开始不仅在海南走访

了一些有见地的研究者，还专程到上海黄道婆纪念馆等实地考察，专程拜访有关的专家学者，从中搜集到许多价值不菲的研究资料。回来后他于2004年底至2005年春夏之交，根据自己掌握的线索和思路，草拟了一部题为《海南黄道婆》的大型民族歌舞剧脚本，主要是把黄道婆的故事和黎族风情揉合起来，进行多角度、多层次的展示，既歌颂黄道婆的革新创造精神，又充分反映海南的历史文化传统。因为剧本上演需要巨额投入，一时找不到适合的团体，剧本只好搁浅下来。

2006年夏，海南省委宣传部牵头发起编撰“海南历史文化大系”丛书，向建省20周年献礼的活动，公示研究课题并征集作者，其中一个课题就是写黄道婆传记。羊中兴在报纸上获知此消息后，向“海南历史名人”卷

主编晓剑提出申请，晓剑再三权衡比较，从诸多报名者中选定羊中兴为作者，并提出了具体要求。

经过作者反复的构思和策划后，全书结构分为九大部分，即前言、尾声和千载遗问、少小沦落、海峤托身、天涯织母等主体的七章，在书中记叙了黄道婆在乌泥泾出生及流落他乡的經歷，以及她初来到海南时黎族的生活，并叙述黄道婆在上海传授棉纺技术和造福家乡的动人事迹，还介绍了黄道婆革新棉纺工具和改进纺织技术的具体情形，以及由此带动上海发展为全国纺织中心的伟大功绩；在高度赞颂黄道婆的革新精神及其形象嬗变的状况，也反映出当前传承历史文化遗产过程中的一些问题，并解说了当前黄道婆研究过程中的几个重

大存疑问题。

据悉，《黄道婆评传》一书的另一作者是冯衍甫先生，由羊中兴、冯衍甫二人分头写作《黄道婆评传》的各个章节。

因为黄道婆的历史资料极少，民间传说也只有不多的几个，而且许多内容与史实不甚相符，所以在叙述黄道婆的生平时，一方面要力求充分反映历史真实，一方面又穿插许多故事情节，其中大部分细节描写是依据历史背景和黄道婆的人生轨迹属虚构和整合而成。为了让黄道婆的故事真实可信，书中相应章节中还加有具体的论证和说明。

羊中兴说，与传统的研究成果相比，《黄道婆评传》大胆提出了许多新的观点，主要包括：在尊重史料普遍认可的黄道婆是松江閔的前提下，不排除黄道婆是土生土长的崖州妹的可能性；黄道婆沦落海南时，是几经辗转之后才到达崖州的，并非搭船一步到位；黄道婆在海南主要居住在汉族的生活圈子，落户黎族地区的说法只是后人的臆造；黄道婆学习海南各民族的多种纺织技术，主要是汉区的综合技术，不是黎族的织锦技术等等。

全书近20万字的《黄道婆评传》已交由海南出版社出版，目前正在在校改清样阶段，将于海南建省20周年前夕与读者见面。

●/新书摘/摘自《卓越媒体的成功之道：对话美国顶尖杂志总编》

《卓越媒体的成功之道：对话美国顶尖杂志总编》是国内第一本全面深入介绍美国顶尖杂志编辑方针、作业流程、管理经验的专著。作者王栋曾留学美国，系大洋网副总裁，他与美国21本顶尖杂志的22位总编辑和2个传媒公司的2位总裁进行了深入对话，这些顶尖杂志和传媒公司包括：《时代》周刊、《新闻周刊》、《福布斯》、《国家地理》，在全球政界、知识界、传媒界最受尊重的人文杂志《纽约客》、《大西洋月刊》、《哈泼斯》等，世界上第一本男性生活杂志《君子》，新一代女性杂志先锋《大都市》等等。以下为作者与美国《纽约客》杂志执行总编辑多萝西·威肯登的对话。

“诙谐基调”贯穿《纽约客》

王栋(以下称王)：您能描述一下《纽约客》的编辑理念吗？是什么使它不同于《哈泼斯》和《大西洋月刊》？

多萝西·威肯登(以下称多)：我们是一本周刊，这一点可能是最大的

区别。我们的杂志已有80年的历史，属于综合性人文期刊，今时今日的内容已明显不同于80年前创刊之时了。最初的时候，它是一本规模比较小的杂志，当创始人罗斯和他的同事们创刊之时，它大体上属于那种休闲消遣型、幽默类的杂志。几十年来，它成长为一本大型杂志了。蒂娜·布朗上任后，《纽约客》转变成新闻导向型了，她的继任者戴维·雷姆尼克在过去五年中一直担任杂志总编辑，他也继承了这一理念。特别是“9·11”事件后，我们杂志一周一周地变得更具政治性。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保留了《纽约客》长久以来的一些传统；我们发表各类作品具有很强的文学性；我

们刊登小说——《纽约客》一直都在刊登小说——每期都有一篇小说；我们还刊登诗歌——许多其他杂志都已不再刊登诗歌了——这些都是一流诗歌。就如我刚才所说，我们是兴趣广泛的综合性人文杂志，所以我们也刊登关于医药、科学、舞蹈、书籍、电影、历史等话题的报道。不过，《纽约客》最出名和最突出的特色非“叙述性”莫属，这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特写”，是我们文学化报道的传统——是“扎实的采访报道”和“讲故事能力”的完美结合。它是“文学创作的雄心壮志”和“长达六个月乃至两年的全方位采访”再加上“把采访所得以某种引人入胜的故事形式展现出来”这三大要素的结晶。

能否让我向您一个问题，既然您已经研究过所有这些杂志，那么您如何看待《纽约客》、《大西洋月刊》、《哈泼斯》这三本期刊的区别？

人们喜爱的正是《纽约客》的“杂”

王：《哈泼斯》的总编辑说《大西洋月刊》更关心政治价值，而《哈泼斯》更关注文学价值，我认同这个观点。《大西洋月刊》的副总编托比·莱斯特描述《大西洋月刊》时称之为“终身的人文教育”，(多萝西·威肯登：这种说法很有意思)所以他们有点像社会学研究。《纽约客》更关注的是文学价值。这就是我的总体印象。

多：现在读者喜爱《纽约客》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它融合了我们的文学传统和对一些新闻事件的报道。有点难解释为什么我们会成功，唯一的解释就是：我们能够以某种形式展现新闻，我们以一种明显不同



于报纸和其他周刊的方式去展现新闻。我经常在地铁上看到读者在读《纽约客》，他们在读塞莫尔·赫西的文章。等有了大段的时间，他们还会回过头去读小说或某篇关于在红树林里爬树的故事。对于《纽约客》，人们喜爱的正是杂志的“杂”——这种兼容并包的本质，你能够品尝到各种不同的东西。

●/艺文书评

“短见”

■ 邱 林



短小的篇幅，以短表现并不轻松的见地，谐趣一点，就叫成了“短见”。读了众多精悍的文章之后，发现这些文章就几百字，再长也不过两千字，可给读者的见识并不短。

有知识，有智慧，有求实，有幽默，具有这些特点的议论文字，更是有趣味。我在想，短篇小说有《微型小说》之类的刊物，这些小说的一大特点也就是短，但反映出的东西，往往比长篇更为深刻，如果能给短小的议论文字办一个刊物，命名为《短见》，说不定还有不少的读者。

所谓，以短之见，达于观。南沙河的议论文字，尤其是短小的议论文字，还没有专门结集过。经过多次与先生的交流，我们结集成了这本具有代表性的《含笑录》。

“含笑”二字更能代表先生的生活态度、作文态度。针砭之余，不乏幽默；痛心之余，含笑而过，留下许多文字。

先生的短文，实在很多，编选过程中，一再忍痛割爱。全收之，担心成为一本不便阅读的大部头，与“短”也不贴切；大幅删减的话，又难以体现代表性之较全面的特点。像《美国人是最好的朋友》这篇文章，就文字字数而论，在书中占了8面，算不得短文。但这是一篇深刻的议论文字，由于是演讲整理稿，更能体现出先生语言的幽默和趣味。最终我们毅然决定选入了这篇文章，原因是文章观点独特，具有代表性。后来一位读者说，这是一篇难得的好文，读之再三，感动又感动。总的来讲，选得成功。虽然篇幅不短，但观点犀利如短枪，语言幽默忍俊不禁。

豆瓣网上有一条读后说，说先生的文章“短，有料，有味”。一看便知是一个对作者风格颇有认识的朋友，几个字的评论不离开“料”和“味”。这是在网上随意搜集到的，就评论的贴切来看，可知先生文字的深入人心。

原打算将《含笑录》分为“创作谈”“世象谈”“蛀书谈”“庄子谈”之四见，但为了保持整部著作的连贯性和结构的紧凑，我们一改一般编排的做法，而将所有的文章串联起来。正像走路一样，一步一步，下一步离不开这一步，这一步为了下一步，这是一个比较新颖的做法。

四川人有句“摸着石头过河”的口头禅，在先生众多的文字里，我们摸到了一些自认为比较关键的石头，幸好先生也比较认可。读者闲暇之余，含笑读之，品味先生的快意见地，当属美事。

●/城市书话

感悟文化

——兼评竹间《寻找城市的灵魂》

■ 高建平

●/新著快车道

写小说的竹间要我为他的《寻找城市的灵魂》(百花文艺出版社)写一点文字，即希望我对他这部谈文化的书给一个定位。这其实难倒了我。面对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我们只有仰视着去触摸、去感悟！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寻找城市的灵魂》是作者感悟文化的书。

经济是城市的实力，文化是城市的魅力。一座城市要受到人们长久的关注，依靠的是它区别于其他城市的文化个性，或者叫作城市的灵魂。由于竹间多年从事群众文化工作，对文化的感悟和关注有着职业的敏感，他在小说创作(题材多以传统文化为载体，并努力发掘人物的时代精神)的间歇，思考得多，

读得也多；再加之他生活的这座城市、文化积淀深厚，散落各地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形态的遗产项目众多且含金量高，耳濡目染，于感悟中记下的随笔或杂感便自然结集成书。

这是一部杂谈文化的书，内容涉及到民间、民俗文化，忠孝文化，地域文化。就民俗文化而言，它是以民间文化和民俗风情为主体的民族民间在物质、精神和制度上的传统。书中对生产与生活习俗、游艺竞技习俗、岁时节日习俗、礼仪制度习俗、社会组织习俗、民间文学艺术等均作了涉猎，内容庞杂而丰富。近年来，关注民俗文化，保护民俗文化，进而经营民俗文化已经成为共识。但是，由于它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一旦毁灭很

难恢复。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民俗文化生存的土壤正在受到侵蚀，这不仅仅是作者的担忧！对于一座城市来讲，保护、研究、弘扬地方性的民俗文化不光是文化人的事，更应该引起全社会的关注。地方或者说城市的民俗文化建设，对于凸显城市文化特色，促进地方经济协调发展，都将起到不可替代、举足轻重的作用。就忠孝文化而言，“善父母为孝”，说的是晚辈子女应对自己父母尽心奉养和照顾。“孝”讲的是子女与父母的关系，属于伦理范畴。“忠”的观念出现相对“孝”的观念要晚些，形成于古代国家政权建立之后。就地域文化而言，它在我们这块古老的土地上产生、演化、发展而成。由于受历史、自然

●/序跋选

沈天鸿诗集《我和世界》出版



沈天鸿诗集《我和世界》近日已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收入诗歌115首，选自作者1982年至1999年的诗作，其中包括被收入《中国当代诗歌经典》、《中国诗选》、《中国现代名诗三百首》等多种诗文选本的《蝴蝶》、《纸伞》、《虚构》、《泥土》、《秋水》等被公认的名篇。

同一丛书出版的还有著名诗人南野的《时代幻象》、廖亦武的《死城》、臧棣的《绝唱协会》、雨田的《纪念：乌鸦与雪》、道辉的《露水的首领》，著名学者、评论家陈仲义的《陈仲义评论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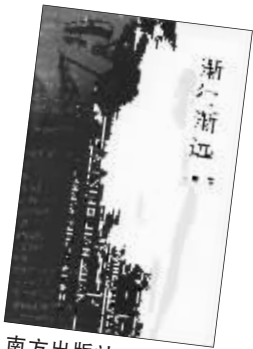
《我和世界》是沈天鸿的第二本诗集，此前他的著作有：诗集《沈天鸿抒情诗选》(1990年宁夏人民出版社)；散文集《访问自己》(《中国当代青年散文家八人集》下册。1997年敦煌文艺出版社，2007年长征出版社)；文学理论集《现代诗学——形式与技巧30讲》(2005年昆仑出版社)。其中《现代诗学》已陆续被一些大学列入学生必读书目。(一得)

●/新著解读

空明心灵得自由

——读刘建散文集《渐行渐远》

■ 单正平



读完刘建的散文集《渐行渐远》，一时不知如何表达自己的感受。她这本内容丰富的书，处处都写自己的经历见闻感受思考，却很少能给读者什么“启迪教育”——通常教文学的都会给学生宣讲类似文学教条。刘建的文字不是“为时为事”而作，其中没有任何宏大叙事；她也没有借文字成名成家的野心，以她的素养和能力，原本似乎也能成为一个被圈子所认可的散文作家；当然也不是为了评职称得奖金，她是77级吉林大学中文系高材生，评上副高职称12年后才于07年想起申请“正高”，这岂不令身处名利场当中的我们惊讶；更不是为了完成工作任务，她的本职工作是编辑。既如此，她写这些散文，所为何来？曰，消遣，自娱，抒情而已。如同她爱好旅游、看电影、K歌、喝酒、养宠物一样，写作，不过是她业余生活的一部分。惟其如此，刘建的文字才能得其真。这正如康德、席勒等人所说，真正的审美活动是无功利的纯粹游戏。当然，这样的游戏是有条件的，否则人人拿笔都来糊涂乱抹，那还有文学么？

这个条件是什么？是过硬的文字功夫，是对人生的透彻理解。刘建的文字自然无可挑剔，她对人生的理解才是其散文价值的根本所在。且看她如何说——

“心灵就像一辆货车，装的东西多了，难免不堪重负、疲累难耐。所以到一定时候，就要卸载，空了，就轻松了，就‘悟’了。”她卸载掉了什么？曰：仇恨、执着和“以欲望为前提，以占有为目的的爱”。“人活着就是苦，怎么才能离苦得乐，恐怕就是要走心灵卸载这条路，即下去，一直到空，会有一种空明的快乐充盈其间。这时再看争执中的世人，竟会有一种居高临下的怜悯和宽容。”(《心灵卸载》)读到这些，才恍然明白，刘建所有文字，其实都有“一种空明的快乐充盈其间”。这是佛家的彻悟。她是无所求的，所以文章轻松清静；她又是明白透彻的，所以文字沉着自然。

30万字的千字文合集，分为随想、游记、影评、书评四部分。我最欣赏的是影评部分。刘建写影评，既不复述故事，也很少分析演技、音乐、画面等颇能显示专业水准的技术问题。她更重视表达自己看电影的感受，重视与电影人物的心灵交流。她把自己融入电影中去了，她不在意读者是否看过、看懂这些电影，她只是自说自话，随意联想发挥。如同导演在电影中表达自己一样，刘建在影评中轻松自如地表达自我。作为上世纪80年代初毕业的中文系大学生，刘建对人与社会的理解，对艺术的趣味、情感和理想，具有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洲和俄国文学艺术的鲜明胎记，若隐若现，又有古典的“小资”情调。但她又不是彻底的文化保守主义者，她愿意与时俱进，对当代流行艺术怀有了解的兴趣，甚至也不排斥一些具有表现力的时尚语言和话语方式。这使她的文章具有一种奇特的混合风格，似乎能适应不同年龄段读者的胃口。然而这个时代毕竟变化太快了，心态不老的刘建，她能否为“80后”甚至“90后”们所接受？这是我所不知道也不必知道的事，否则，难免有闲吃萝卜淡操心的嫌疑。作为同代人，我能从刘建的文字中获得阅读的快乐，已经很满足。



等因素的制约和影响、以及在不同的区域内进行，这就生成了各具地域特色的文化形态和文化内质。对于一座城市来讲，它就是文化圈、文化区；正是城市间相互的地域文化区别，才使我们能够感悟并找到一座城市的灵魂。

感悟文化，某种意义上讲，也是研究生存状态。小说是表现人的生存状态的产物，竹间是作家，也是群众文化工作者，职业的交叉，使他有一种文化情怀！

秋天是深沉的

——《秋天的阳光》序

■ 刘德安

的卷名。不少作家也这样出过诗文集。

中国是一个诗歌的国度，从《诗经》绵延了几千年，唐朝达到了顶峰，出现了千古诗诵的唐诗。到了二十世纪初诗界革命出现了白话诗，出现胡适、刘大白、康白情、郭沫若等白话诗人；三四十年代抒情诗、现代诗流行，有戴望舒、徐志摩、李金发、闻一多等。上世纪八十年代朦胧诗崛起，出现了舒婷、北岛、顾城、梁小斌等诗人。这几个时代是诗歌的繁荣期。进入二十世纪末本世纪初诗歌风光不在，但依然有许多爱好诗歌的人在写诗，出现了诗歌民间写作和口语化写诗，诗歌在顽强地生存。诗歌较之其他文学形式，更能反映人的心灵和精神世界，是灵魂的独语。诗歌来自写诗的人对人生和生命的独特体验和感悟，而这种体验和感悟，只有用诗歌这种艺术形式来表达才是合适的，从而达到内容和形式的完美的统一。诗歌是一种重要的文学形式，诺贝尔文学奖不少是授给诗人的，足见世界文学界是看重诗歌

的。写诗和读诗要有一个能够感悟的心灵。《秋天的阳光》收入我在诗歌集《谁种相思》之后又创作的一百多首诗，其中有二十多首已被收入《中国诗选》等诗选集。

散文和随笔一直是我写作的体裁，至今已发表了四百多篇，出了两个散文随笔收入二十多种散文，被多家报刊以及网站转载。出不出名对我来说，已经不再重要。写作是我喜欢的事，尽力去做而已。我想，在暮色中静静地在那里翻阅自己的书，该是一件很美的事情。